

如何面對社會不正之風： 詩篇十二篇對今日的意義

專 題 文 章

在近代的研究中，學者發現詩篇的寫作許多時是按照一些固定的格式的。學者們於是按這些格式，將詩篇分成幾大類，包括「讚美詩」、「個人祈禱詩」、「團體祈禱詩」、「感恩詩」等等。但有些詩篇的內容並不符合這些分類，強行用這些格式去分析，就難免有爭議，詩篇十二篇就是其中一首這樣的詩。有人認為這是一首個人祈禱詩，是詩人遇見患難（較多指是被人誣告）時，求神拯救。相信這是主前二、三世紀的舊約希臘文譯本《七十士譯本》的理解，因為譯者在第1節（該譯本的第2節）的「求神拯救」，加了一個單數的「我」作受詞，譯作「求神拯救我」。另外，也有人認為是團體的祈禱詩，但可能因為這首詩的內容並不是一般在群體遇到困難時（例如戰爭、饑荒等）所作的祈禱，於是有其他變奏出現，例如認為是「官方的先知」（為王家所用，長駐聖殿或王宮的「職業先知」，參代上二十五1；注意《和》的附註，「唱歌」原文是「說預言」）為有需要的人代禱的禮文。¹

（一）詩篇十二篇的結構

讓我們首先不要理會這首是甚麼詩，而是直接從詩篇的內容去分析。這篇詩最好的分析是Bratch, Robert G., and William David Rebyburn, *A Hand-*



孫淑喜先生
本院副院長；聖經科副教授

¹ 其中一位學者的理論涵蓋上述的說法：“Early Jewish communities have remodeled an old individual complaint to accommodate it to congregational services for the poor and oppressed (cf. Nehemiah 5).” (Gerstenberger, *Psalms: Part 1*, 83)。

book on the Book of Psalms (UBS Handbook Series; New York: United Bible Societies, 1991), 115所提出的交叉平行結構：第1節(A)與第7-8節(A')相對，都是詩人向耶和華的說話：A求神出手，因為社會上再沒有忠信的人，A'指出問題的根源；第2節(B)指出人向自己的朋友也口甜舌滑，滿口謊言，相對的第6節(B')則指出耶和華的話是絕對可靠的；在第3-4節(C)，詩人願耶和華清除所有油嘴滑舌，而第5節(C')則是耶和華的回應，也指出油嘴滑舌的人的罪行。這個結構符合詩中的內容，也能突顯當中的信息，值得參考。下面就根據這個建議，按希伯來文原文將這首詩重新翻譯和編排：

1 救救我們吧，耶和華！

因為敬虔的人再也沒有了，
忠信之士在世人中消失了。

2 人向自己朋友也說空話，
嘴唇油滑，口不對心。

3 願耶和華把所有油滑的嘴唇都割去，
把所有誇誇而談的舌頭都切掉。

4 他們說：我們要靠我們的舌頭；
我們的嘴唇在我們這裏，誰是我們的主人呢？
[嘴巴是我們的，誰管得着呢？]

5 「因為貧窮的人被暴力對待，
因為缺乏生活基本需要者的哀求呻吟，
我現在就要起來，」耶和華說，
「把他們安置在
他們渴望的安穩之中。」

6 耶和華的話是絕對可靠的，
如同在土爐中煉過七次的銀。

7 你，耶和華啊！
你會保護他們；
你會永遠保守他們每一個，
不落入這世代的手中。

8 當世人高舉無價值的東西時，
罪犯就會隨處可見。

（二）詩人所針對的問題

詩人在第2節指出他看到的問題：

人向自己朋友也說空話，

嘴唇油滑，口不對心。（詩十二2）

詩人指社會上人連向自己的朋友也說空話，換言之，向所有人都說空話。「空話」一般譯作「說謊」，原文用詞的重點是指說話沒有內容，傳統上可能因這詞在申命記五章20節指人作假見證，所以認為這裏指詩人被誣告，因而譯作「說謊」，但下文的問題與誣告無關。「空話」當然包括謊言，但更包括誇口、諂媚等不誠懇的表現，這更符合下面的描述。《和合本》的「嘴唇油滑」，可說是按原文直譯，意思和中文的「口甜舌滑」一樣，指用說話去奉承人、討好人，向人獻媚。這當然是為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，而不是為了對方的好處，所以下一句就指這些人「口不對心」，口說的是一套，心想的是另一套。這些人認為他們可以用這些說話達到自己的目的，在整首詩核心部分的第4節就指出他們問題的核心：

他們說：我們要倚靠我們的舌頭；

我們的嘴唇在我們這裏，誰是我們的主人呢？

「我們要倚靠我們的舌頭」原文直譯是「我們要與我們的舌頭確立盟約」（有關動詞只出現在這裏和但以理書九27），以舌頭為自己的盟友，意思就是以之為自己的助力，去達到自己的目的。這節第二句的意思是「嘴巴是我們的，誰管得着呢？」，這些人誇口可以用自己的說話去達到他們的目的，沒有人可以管束他們。

同樣在整首詩核心部分的第5節，就引用耶和華神的說話，指出上述這種風氣帶來的社會問題：

『因為貧窮的人被暴力對待，

因為缺乏生活基本需要者的哀求呻吟，

我現在就要起來，』耶和華說，

『把他們安置在他們渴望的安穩之中。』

《和合本》作「困苦人的冤屈」的，原文直譯是

「貧窮人的暴力」，意思是「做在貧窮人身上的暴力」。《和合本》作「貧窮人」的，原意是「缺乏生活基本需要的」，與「貧窮」是同義詞。《和》作「歎息」的，原意是「哀求」、「呻吟」，並非單是歎息。這裏提到貧窮人的問題與上文提到的人有什麼關係呢？上文只指責人口說空話、口甜舌滑，並沒有指他們做出什麼惡行。用今日的法律觀點，甚至可以說他們沒有犯法！有人認為問題是詩人所指責的人見到社會暴力，不但沒有正視問題，反而對施行社會暴力的人用甜言蜜語去奉承，令問題更嚴重。這是一個可能的處境，但從詩中我們看不到另一班作惡的人，加上第3、4節和第5節是交叉平行結構中相對的一對，應是互相解釋的，所以最直接的解釋是：這節提到的問題是由「人的空話」造成的。

在歷史上，我們固然聽見過如希特拉等一類人，為了自己的目的，用「空話」去煽動民眾暴力對待社會上某類人，結果造成空前的逼迫、空前的災難。不過在今天香港的社會，以至國際政壇，也充滿了「語言偽術」。政客、媒體、爭取小眾權益的人或群體用說話去扭曲真相，製造語言暴力不在話下，許多社會問題都被掩藏在一個又一個的諮詢、研究報告之下，這些不是「空話」，又是什麼？在這些「空話」下，受害的不是社會上最無助的一群嗎？

（三）詩人如何面對問題

詩人面對這社會歪風，他覺得很無助。他以為世間已經再沒有敬畏神和信守真理的人（十二1），這固然可能是文學上的誇張手法，詩人只是想說這是社會的普遍現象，而不是說這類人一個也沒有。或者可以說，詩人在社會上見到的都是不正當的行徑，所以有感而發。我們看看今日的社會，會不會也有類似的感受？

有人認為這首詩的作者既然是大衛（《和》的標題，希伯來文聖經的第1節），他作為君王，應該有能力去遏止這些歪風，為何他不去做實事，而單單在這裏祈禱？

詩篇的標題是否具有神默示的權威，標示為「大衛的詩」，是否就是大衛所寫？這類問題固然值得討論，但即使對擁有君王權力的大衛來說，詩人的領受仍是面對社會困局的重要啟示：

(1) 問題的根源

第1節說世間已經再沒有敬畏神和信守真理的人，固然是文學上的誇張手法，但實際上也是一項事實：我們每一個都是離開了神的罪人。人離開了神，生命中出現了巨大的空洞，當人試圖用其他東西去填補時，不但無法滿足，更出現種種罪行：

當世人高舉無價值的東西時，
罪犯就會隨處可見。（十二8）

所以社會的歪風並非靠教育、法制就可以解決。「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」（徒四12），仍然是永不過時的真理。

(2) 人的口與神的話語

從詩的第一層（A與A'），進到第二層（B與B'），一方面，詩中指出人的舌頭是那些遠離神的人用來滿足自己的常見武器。新約的雅各書同樣強調這點：「若有人自以為虔誠，卻不勒住他的舌頭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這人的虔誠是虛的」、「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」、「舌頭在百體裏是最小的，卻能說大話」、「在我們百體中，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，能污穢全身」。相對於世人的空話（第6節，B），第6節（B'）就指出只有耶和華的話是絕對可靠的。在今日這個被稱為「後真相」的年代，鼓動情緒的謊言比事實對民意有更大的影響力，所以我們必須熟悉和持守神的話語。我們也要保守自己的舌頭，不要成為社會歪風的幫兇。不要隨便在電子社會媒體散播未經証實的消息，也許是今日一項很重要的操練。

(3) 神才是最終的審判者

第3節的說話似乎有點暴力：

願耶和華把所油滑的嘴唇都割去，
把所有誇誇而談的舌頭都切掉。（十二3）

這固然是一種圖象化的描述，求神停止這種奉承、口不對心、誇張失實的風氣，但也反映詩人的怒氣。但詩人將怒氣向神抒發：「願耶和華」，因為「報應的權柄」在神，不在我們手上，我們不能以惡報惡。

(4) 神是救助無助者的神

整篇詩的核心一面指出審判的權在神，另一面（第5節）則引用耶和華神的話，指出因社會上被無助的人受到侵害，所以神要起來拯救他們。這裏用神自己的說話，表明關顧社會上的無助者是神的性情（見申命記十18、十四29、十六11、十六14等許多舊約的經文）。神會如何救助這些無助的人，固然是神自己的主權作為，但其中一個途徑肯定是藉着祂子民。我們作為神在地上的代表，自己有責任讓世人看見神的心腸。雅各書就指出：對有需要的人單單說：「平平安安地去吧！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」（雅二16），也是「空話」。就算我們對社會的歪風感到無助，但至少我們可以盡自己的努力，去幫助社會上無助的一群。

詩人在第1節求神拯救，因為，正如他在相對的第7節所肯定的：

祢，耶和華啊！
你會保護他們；
你會永遠保守他們每一個，
不落入這世代的手中。

第一個動詞「保護」的受詞是第三身眾數的「他們」，但第二個動詞「保守」的受詞卻是第三身單數，這種轉變是要將視線由整體轉到當中的個體上，所以譯作「他們每一個」——神關注到我們每一個。問題是整個世代的風氣、價值觀的問題，不是一時之間的問題，我們需要神持續的保守，才能不被這世代模造我們。原文的「永遠」應形容動詞「保守」，指神持續的保守（見NET的“you will continually shelter”）。